

陈
华◎著

文化自觉之路

——网络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PATH TO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PRACTICES AND THOUGHTS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INTERNET SOCIETY



人 民 出 版 社

文化自觉之路

——网络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陈 华◎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毕于慧

封面设计：汪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自觉之路：网络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 陈华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01-013827-5

I. ①文… II. ①陈… III. ①互联网络—社会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C916 ②TP3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6783 号

文化自觉之路

WENHUA ZIJUE ZHI LU

——网络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陈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东城区隆福寺大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296 千字

ISBN 978-7-01-013827-5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东城区隆福寺大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一

崔保国

网络社会具有与现实社会非常不同的秩序特征。本书最难得和最有创新意义的地方是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探索网络治理问题。文化是自律，法律是他律。自律机制作为一种“软约束”，可以弥补“他律”的不足，在网络社会治理中发挥联结各方、凝聚共识的重要作用。如果能通过文化来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那是人类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

这是一本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和有社会价值的研究著作。本书作者陈华博士曾在清华大学做过两年的博士后，这本书既是他从事网络管理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也是他在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流动工作站期间的研究成果。本书作者在几年前出版的《走向文化自觉——中国网络媒体行业自律机制研究》时，就确立了从文化角度来研究网络治理问题的创新性研究框架，以“文化自觉”为逻辑主线思考构建中国网络媒体行业的自律机制是一个全新的探索，这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本身就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这本新著《文化自觉之路——网络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从文化自觉、舆论导向、社会责任、法治建设、市场规律、群众路线六个维度，循着文化自觉的主线，延伸了作者在上一部专著中的理论思考，进而重新构建了网络社会治理机制的思考逻辑，从网络社会的视角来建立中国网络社会治理新“范式”，高度重视文化自觉的引领作用，促进文

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为网络社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积极构建完善的法律规则来明确各方的权利与责任，通过市场规律来配置各种资源，通过自律与他律的共同作用从而为网络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框架。全书采用历史研究、案例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的相关要素与互联网的独特属性，与中国特色的网络社会发展道路相联系，探讨了互联网的技术发展趋势，论述了文化自觉的理论脉络，梳理了治理思想的演进过程，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行业实践，是互联网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一本研究力作。

本书对于文化自觉的探索是具有创新性和启发意义的。当代对文化自觉的表达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的。1992年10月，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谈话：“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初始还是从晚年梁启超办清华国学院时的思想开始，晚年梁启超和戊戌变法时的梁启超在对待中国文化的问题上是有极大变化的。在新文化运动风风火火之后，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并努力构建一条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和谐共生之道？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不同方式探寻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道路。

本人认为“文化自觉”在当代中国是个有特殊内涵的概念。所谓“文化自觉”指当代中国人在对自己的文化完全丧失信心以后，自己的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一次次被打碎，一次次被断裂，完全迷失了文化方向以后，痛定思痛，重新认识和发现自己的文化，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方向的重新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重建，是文化复兴的前提和前奏。

本书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对网络社会治理架构和体制问题的创新探索。网络社会空间与现实社会空间一样存在许多问题，制定法律和制度以约束技术的滥用确有必要。但我们也应看到，互联网上的一些问题，一般都能在现实的法律和制度中找到应对方法，未必需要专门设置。如果我们承认互联网上的自由并不是无限和任意的，那么法律、制度的管理与介入，同样也有其需要恪守的边界。网络行为主体越来越接近现实社会的行为主体。网民的规模逐步增大。网民构成结构越来越接近现实人群结构。

今天的网络世界无比精彩也无比混乱，有点像孔子所处的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我们必须直面网络社会的强烈冲击，同时我们还要努力“克己复礼”，在一个全球化的错综复杂的互联网乱世中重建一种清明的新秩序。

互联网已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交汇平台，以微博、即时通信、移动互联、社交网站等为代表的网络新技术，正在深刻影响着网络社会人们的生活、工作和交往方式，网络已不再仅仅是一个信息平台，而成为了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信息过滤的难度增加，简单的网络封锁失效，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已经打通，演变为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社会公共空间。当然，并非只是技术决定了网络社会，而是技术、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重新塑造着我们的生活。

著名的互联网研究专家凯文·凯利在中国之行时接受采访时说：“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提前搞清楚‘科技将把我们带向哪里’显得越发重要；向前看、向未来展望显得越发重要。未来学家所要做的工作需要大量的沉思、内省以及深入的分析……这也便是我所做的工作。”他在1994年出版的《失控》一书中所预言的大众智慧、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敏捷开发、协作、双赢、共生、共同进化、网络社区、网络经济等，都已以不同方式作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

网络社会治理最大的难度在于这是一个动态的管理。国际社会之

所以无法就网络社会治理的主体及目的达成共识，很大程度上是在于互联网自身惊人的发展速度。尽管现实社会中的法律法规可以运用到网络社会，但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十分迅速，网络行为日益复杂，针对网络领域的立法难以及时做出具体调整。正是由于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导致网络问题花样层出，因而使得网络社会治理的主体和内容也不得不随之变化。治理是一种互动，强调的是参与和回应。WEB2.0 的出现导致了信息交流互动内容的出现，3G 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成为传播的中心。在此基础上，治理者若想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必须努力参与到网络互动中，积极给予网络回应。在这个治理模式中，政府管理社会和公共事务的功能发生转变，政府由控制和直接干涉转向协调和促进社会整合。因此，网络社会治理的途径，可以是组织内部的、组织之间的、短期的、永久的，它可以在地方、在国家甚至在国际层面展开。

文化自觉与网络社会的治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通过法规来规范和管理网络社会，往往是经由拥有网络科技的人员来实施的，但这些网络科技人员也不一定就是单单执行政府法规来规范网络行动者的行动，他们也会参照人类业已形成的公共道德准则来约束和管理网络社会。这些道德准则包括，个人行动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和行动的自由，不对公众造成安全隐患，不采取不正当行为和其他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行为等。

文化自觉与网络社会治理的内在紧密联系性，客观上要求网络社会的虚拟世界治理领域必须自觉地运用文化来辩证对待。有利于促进我国互联网企业行业自律；有利于推动网络环境的改善。网络内部的自律和规范往往表现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网络文化。每个网络行动者在网络里各有所求，他们来到网络社会或是可以获得文化知识，或是利用其中的娱乐资讯，或是在自我表现后得到他人的赞许和欣赏，甚至是愤懑情绪的宣泄之后得到他人的回应等，所以就形成了它的一套规范，其中的所有行动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执行。但是，这套规范的形成绝对不能

仅仅理解为网络个体对成就和利益的理性追求和满足所致，它的形成是由于网络个体的一系列的一般可能性和理念所限定的。在这套指导性规范形成后，谁在网络行动中维护执行之，谁就更能获得个体的成就和满足，就能得到其他网络行动者的尊重、回应和认同；反之，就会遭到他人的冷落，甚至围攻。

“礼治”和“法制”，是中国自从远古就有的两种社会治理的思路。基于网络社会的发展特征，网络社会的治理更适合用礼治的方法，也就是文化治理的思路。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挑战》中说：“网络是一套互相联结的编码。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人类实践形式，但当它变成信息网络由因特网支撑时，它就在我们的时代焕发出了新生机。”网络社会治理并不是发生在制度真空中，而是需要有一个制度化的框架。制度化的框架在提供法律法规、限定职能与程序上有相应的管制与规定；规范性的框架会制定规范、价值观和标准；认知的框架会产生专门的概念与知识；想象的框架会产生认同、意识形态、共同远景等。

网络社会治理架构应该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中心治理、平行发展的网络组织结构、分权化的权力格局与分割化的公共政策过程、多样化的社会资源共享的一种治理模式。网络治理在不同国家、不同政策领域以及不同范围内的广泛运用；网络治理机制的质量；网络治理相对于传统的国家治理或市场治理凸显出很多不同的特征。大多数西方关于媒介制度的研究和理论都是高度国家中心论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只涉及某个单一国家的经验，却往往是用普遍性的学术语言来撰写的，好像在该国流行的模式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然而，撇开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等要素不谈，不了解国家体制、政党体制、经济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就不可能制定符合这个社会的媒介制度。正如传播学家麦奎尔所说：“在大多数国家，媒介并不以单一目标或哲学原理构成任何单一‘体制’，而是由许多分离的、

重叠的和不连贯的要素组成，存在着许多规范期待和实际管制的差异。”这些媒介管理模式不应被理解为静态的机制；媒介管理体制一直在动态演化之中。换句话说，我们对于网络治理的任何思考和判断，都必须基于清晰地理解它的社会背景。

陈华博士在中国互联网界算是起步很早又一直干着这行的几个人之一，并且他与互联网结缘始于清华，1997年，他就参与了清华大学计算中心与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共建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合作，也开启了他和互联网的缘分；2010年清华大学与网易公司合作成立“清华——网易未来媒体联合研究中心”，推出“未来媒体领导者访学研究计划”，陈华又第一批参加了这个项目；更机缘巧合的是他接着又进入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并亲历了清华百年，清新十年重大历史纪念的难忘时刻。这说明他和清华大学真有缘。作为陈华博士后期间的合作导师和朋友我也很惜缘，为陈华取得的新成果感到欣慰和高兴。我经常看到他在单位和学校之间来回奔波，手里还常常不忘提着两桶咖啡与老师同学分享，不禁为他不辞劳苦的学习精神所感动。在学校期间我与他在互联网研究和文化研究方面有过很多探讨和交流。他是一位学者型的官员和官员型的学者，有着长期互联网管理实践，深谙中国传媒管理体制和流程，又有着系统的学术研究和思考。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像陈华这样热衷学习成为学习型的领导，我想我们这个社会的治理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

2013年12月于北京清华园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 二

高 钢

互联网在中国投入公共服务已近 20 年。今天，互联网已成为支撑中国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多媒体信息的集成形成强大的传播能量；丰富的数据库对各种网络信息服务形成基础支撑；千姿百态的网络应用正在广泛渗透人们的社会生活；信息接受者和使用者同时加入了信息的传播与创造；信息产业的生产线正在向着广阔的外部产业延展，从而推动着信息生产总体模式的变革；物质世界也正在因人类赋予的信息表述能力而参与和人类之间的信息交互……所有这些人类信息传播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现象，正在形成全新的景观。

今天的网络数字技术正在以满足人的信息需求为核心目标，以扩张个人的信息交流能力和强化社会的信息关联能力为主要途径，全面调整着互联网的信息创造机制、信息获取机制、信息整合机制和信息使用机制。

从网络技术的社会应用趋势来看，直接影响信息传播形态与模式改变的三大技术已经日益清晰地呈现：

一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它拓展着信息传播的自由时空，使得人类之间的信息交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得以实现。

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产业统计数据，截至 2012 年 2 月底，

中国移动电话用户已经突破 10 亿户大关。^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013 年 1 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为 4.2 亿,较上年底增加约 6440 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 2011 年底的 69.3% 提升至 74.5%。^② 2013 年 2 月 26 日,中国工信部启动“宽带中国 2013 专项行动”中透露:将新增 18 万个 3G 基站,扩大无线网络覆盖率,新增一亿 3G 用户。^③

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推动着人与信息之间的连接,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人与物质世界的连接,使信息传播能够在全天候、全地域、全人群中实现。

二是智能便携终端的发展,它提供了网络信息技术多元社会应用的个人平台。

这种能够与移动互联网连接,具有复杂信息处理能力,拥有开放操作系统和扩展功能,可以使用多元应用程序的便携智能终端,已经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打造起个人信息的门户平台和多元社会关系的交往平台,完成着个人信息的创造与传播,个人社会需求的表达与伸张,个人社会关系的扩展和维护。

这些便携智能终端正在把每个社会成员与互联网的信息海洋连接起来,与各个网络节点上的其他社会成员连接起来,与人类的文明世界连接起来,从而为人们实现自身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三是云计算服务的发展,它将极大推进人类的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服务共享,在满足多元社会需求的同时,提高社会的运行效率。

云计算最具吸引力的理念在于:将网络连接起来的浩大的数据资

① 《工信部:中国手机用户突破 10 亿》,2012 年 3 月 30 日,见 <http://finance.qq.com/a/20120330/007435.htm>。

② CNNIC:《第 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 年 1 月 15 日,见 http://www.cnnic.cn/gywm/shzr/shzrdt/201301/t20130115_38518.htm。

③ 《工信部启动宽带中国 2013 专项行动:今年将新增一亿 3G 用户》,2013 年 2 月 27 日,见 <http://mobile.people.com.cn/n/2013/0227/c183174-20611304.html>。

源、计算资源、服务资源、设施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协调、利用，形成一个内容丰富、能量强大的资源服务体系，按照社会 and 用户的需求进行分配和提供。

这个过程充满了困难，但是这个趋势被人类的渴望和技术的发展推进着。

移动互联网、便携智能终端、云计算这三大技术的融合，形成了千姿百态的网络应用，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信息交流的模式与样态，从而使公共信息的提供方式、社会关系的经营方式、社会结构的演进方式发生着重大的改变。

在这三大技术的共同作用之下，网络技术平台的融合已经不止是信息传播渠道的合并和兼容，网络信息的共享也已经不止是个体生命的信息获取和发布，它们将是一个改变整个社会信息获取方式、信息创造方式、信息传播方式、信息使用方式和信息经营方式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

互联网信息传播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已经日益清晰地显现：

1. 微传播：信息集散的全新基础单元生成

微传播已经开启了网络信息传播的“核裂变”时代。每个人进行公共传播的能量被开掘出来，个体信息单元的传播能量经由互联网连接形成的超越时空局限的网络结构急剧放大。随着各种信息终端的普及应用，信息获取和信息传播的技术平台日益广泛地向着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普及性提供，在民众需求和市场目标的综合作用之下，网络技术日益推进着旧式信息传播形态下各种信息专权和信息特权的分解，推进着基于每个社会成员按照自身意愿进行信息创造、信息传播、信息管理和信息经营的大趋势。

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较2011年底增长了5873万，增幅达

到 23.5%。网民中的微博用户比例较上年底提升了六个百分点，达到 54.7%。^①

微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形态，不仅扩大着社会信息创造的总量，同时拓展着公共表达的空间。不仅提高着信息传播的效率，而且保证着公共表达的公平性。

2. 泛关联：信息集散的全新社会能量开启

整个网络信息传播正在推进着新的社会关联结构的形成。随着微传播单元的数量激增，人们在互联网上已经超越着时空位置和文化背景，进行着新的社会关系的编织。

各种社交网络正在成为编织网络社会结构的直接推动者。

2013 年 1 月 15 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中国使用社交网站的用户规模为 2.75 亿，较上年底提升了 12.6%。网民中社交网站用户比例较 2011 年略有提升，达到 48.8%。^②

人类网络社会关系的营造、维系、整合和放大的过程，其成本在急剧降低，内涵在日益丰富，效率在极大提升。这种新型的网络社会关联过程，让我们看到：

每个社会成员正在不断超越时空局限，拓展着自身社会关联的丰富性和深刻度。不同的社会关系群落相互连接，随时随地产生着群落辐射群落的立体影响效应。与此同时，网络社会关联的能量正在以各种方式转换为影响现实社会运行的能量。这一切，为人的发展提供着更为广阔的空间。

① 参见 CNNIC：《第 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 年 1 月 15 日，见 http://www.cnnic.cn/gywm/shzr/shzrdt/201301/t20130115_38518.htm。

② 参见 CNNIC：《第 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 年 1 月 15 日，见 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xzb/hlwjbg/201301/t20130115_38508.htm。

3. 大协作：信息集散的全新创造模式形成

人类是基于理性主导下的创造活动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的物种。有序组织基础上的协作是人类从事大规模文明创造活动的基本形式。这种协作在互联网连接的世界中，已经有了全新的样态，它的规模更为浩大，进程更为顺畅，效率更加显著。

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不仅为基于每个社会成员的信息创造架设了传输平台，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强大的信息集成结构。

以维基（Wiki）技术为例，它已经让我们看到，人类从事伟大创造的全新模式：设定宏大的目标，通过网际协作，将每个生命的创造能量聚集到围绕系统目标的运行之中，组织大规模的创造将这一目标不断实现、不断完善，整个创造过程为全社会共享。

2001年1月启动的维基百科，如今已经成为拥有276种语言版本中，超过1800万篇词目的互联网上最大的资料来源网站之一。

中国网民也在维基（Wiki）技术的平台上进行了同样的创造。2005年7月上网运行的互动百科（www.hudong.com）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由484万用户共同打造的拥有700万个词条、5万个分类、68亿文字、721万张图片的互联网上规模最大的中文百科网站。

这些互联网上的创举让我们看到：

基于个体生命的创造而形成的网际协作蕴藏着无限潜能。将无限的个体生命的创造元素聚集到具有社会共识价值的公共创造过程之中的时候，这个创造过程就赢得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这一趋势将使社会更大程度上获得来自每个社会成员的智慧推动，整个社会的智慧创造领域将极大拓展，智慧创造总量将极大增加，智慧创造过程将极大提速。

互联网不仅是伟大的技术革命者，而且是伟大的社会变革进程的推动者。中国互联网社会应用的经历与世界上其他国度的互联网应用经历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技术的社会应用，恰恰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中

华民族谋求民族复兴的社会变革进程重叠在一个历史时空之间。

这个历史进程充满了艰难、障碍、曲折。但是，我们看到，伴随着各种矛盾和冲突，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正在因互联网的使用而增长着知识、更新着思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

我们感谢互联网，因为它给了人们各式新的梦想，同时给了人们实现这些梦想的各种启迪。

2013年4月10日于北京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高钢在第六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的主题发言，原标题为“互联网信息传播改变了什么？”）

目 录

序 一	崔保国 1
序 二	高 钢 7
前 言	1
第一章 文化自觉与网络社会治理	15
第一节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15
一、文化自觉的时代思考	16
二、文化自觉的深化历程	21
三、文化自觉的社会共识	26
第二节 网络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文化自觉：以北京为例	33
一、网络社会文化自觉的道路自信	34
二、网络社会文化自觉的理论自信	37
三、网络社会文化自觉的制度自信	40
第三节 网络社会治理的理论研究	44
一、网络社会治理的内涵与特征	45
二、民间力量发起的启蒙运动	55
三、行业实践凝炼的学术思考	59
四、覆盖全域的年度发展报告	64
五、多方力量共举的研究体制	66

第二章 舆论导向与网络社会治理	72
第一节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舆论导向与文化自觉	72
一、社会情绪的释放口	73
二、民意把握的采集器	74
三、理性决策的度量衡	74
四、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	74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网络新闻宣传体系	75
一、“做新闻”的商业模式	75
二、没有“新闻记者证”的网络记者	79
三、初步形成的“互联网舆论宣传体系”	83
第三节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88
一、一个方向：“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89
二、二次强化：“国新办”、“国信办”	92
三、三轮建设：“网络处”、“网管办”、“网信办”	96
第四节 边缘到主流	99
一、地位提升：“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网络宣传队伍”	99
二、用户选择：新浪微博一家独大	103
三、主流面貌：一次水到渠成的链接	106
第五节 新时期加强网络舆论导向的对策建议	110
一、提高舆情热点的议题设置力	111
二、强化主流媒体的网络传播力	111
三、营造网络环境的人文关怀力	112
四、培育意见领袖的主流号召力	112
五、健全网络文化的法律规制力	113
六、探索技术创新应用的创新驱动动力	113